

沙颍河畔养蟾人

□记者 徐启峰 文/图

蟾蜍形貌丑陋，是“五毒”（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蟾蜍）之一。但在传统文化里，它也是招财瑞兽，很多商家都供奉着一尊三足金蟾。

蟾蜍能生财，川汇区许湾街道的苑争光对此深信不疑。去年他第一次养蟾蜍，确实赚了一笔，今年预期效益更佳。

“五一”假期期间，苑争光没有外出，大部分时间泡在养殖场，守着幼蟾进食、生长。“立夏前后，是蟾蜍生长的关键时期。它们从蝌蚪变成幼蟾，从水里爬到岸上，要投喂活体，给身体打基础，才能保证以后身体壮、少生病。”对于养蟾蜍，他已积累了不少经验。

初始养蟾

苑争光是个农民。2024年，他看到一条农民养蟾蜍的视频，里面介绍蟾酥是药材，销路稳定，投资风险小。他当即动了心：自己家住沙颍河岸边，养蟾蜍的条件得天独厚，何不试试？

他上网查询资料，多次外出考察，逐渐坚定了信心。去年下半年，他与两个合伙人在沙颍河畔租下30亩地，挖出70个水池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“当时我想，蟾蜍这东西，长得丑，好养活，还不招贼惦记。且不说能赚多少钱，至少不会太操心吧。”苑争光觉得这个营生很对自己的性子，笃定这事能成。但真正养起来，个中艰辛远超他想象。



上岸后的幼蟾。



投喂幼蟾场景。

惊蛰节气，万物复苏，蟾蜍开始抱对产卵。

去年惊蛰，苑争光往返上千公里，从华南一家养殖场买来公母成蟾各1000只。当天晚上放入育卵池后，蟾蜍各找伴侣，抱对产卵。第二天，池中陆续飘起一条条带状卵带。他们将卵带分别放入一个个水池里，接下来每个水池都将生出数以万计的蟾蜍。

苑争光说，蟾蜍育种相当于麦收麦播，要抢天时，非常忙碌。在寒冷的春夜里，他们几个喝上一口烈酒，■进冰冷的水池，心里却跳跃着希望的火花。

卵带入水，一般1周到2周即可孵化出蝌蚪。至清明时节，雨润风柔，天清物明，水池里游动着密密麻麻的蝌蚪。

谷雨末期，天气回暖，寒意尽消。蝌蚪开始变态：尾部消退，四肢长出，幼蟾陆续上岸。它们先是慢慢蠕动，进食后身体渐壮，能够跳跃。

幼蟾上岸后，苑争光的工作量骤增。首先是喂食。养蟾蜍就像养孩子，小时候营养跟上去，未来才能长得壮。蟾蜍只捕食活食，他买来成箱的黄粉虫进行投喂。这种虫子形体纤细，最适合幼蟾。去年因为不懂保养，虫子运来后，由于天热，死了许多。“虫子不动，幼蟾便不吃，相当于白买了。”苑争光说。

我们采访那天是谷雨的最后一天，5月4日，阳光已显炙热。苑争光养殖场边的简易棚已经开了几天空调——这时节天气似热非热，开空调略奢侈。苑争光说：“这是给黄粉虫用的。气温凉爽，它们活性才足，幼蟾才爱吃。”

从蝌蚪到成蟾：一个养蟾人的半年账

当天下午5时左右，阳光威力减弱，到了投食时间。苑争光把黄粉虫撒到池边湿地上，不一会儿，蠕动的虫子便吸引幼蟾围来，争相吞食。他挑起一只幼蟾说：“看，它吃了个肚儿圆，多健康！”

黄粉虫40元1公斤，很贵，不能一直这样喂下去，否则成本回不来。这只是给幼蟾添加的精料，帮它顺利度过上岸后的羸弱期。

池塘里蚊子很多，但远远不够吃。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水池里，最终能产出1.5万只蟾蜍，纯靠自然界的食物远远不够，必须人工投喂饲料。

饲料是高蛋白水产专用料，初期喂小颗粒，后期喂大颗粒。但饲料是死物，蟾蜍会吃吗？

方法当然有。各个水池边都架起连片的投食纱网，上面放上数根振动棒，把饲料投上去，打开振动棒，饲料颗粒便跳动起来。在蟾蜍眼里，这就是它们捕猎的活物，舌头一伸，一粒饲料就进入嘴里。必须采用这种仿生诱食的投喂方式，否则那些饲料再鲜美，蟾蜍也不会多看一眼。

从5月初到8月末，节气行进，蟾蜍食量渐增，身体慢慢长大。7月和8月，它们的食量惊人，每月要吃掉7万多元的饲料。

处暑末期，气温从一年的最高峰慢慢回落，蟾蜍长成成体，可采酥，到了售卖季节。采酥是个技术活儿，苑争光不会，也没设备，他们将活体卖到外省药材市场。这个养殖周期，他们三个合伙人刨去投资，人均赚了七八万元。苑争光觉得还行，“毕竟我们只干了半年，从3月到9月。所以今年，我们决定接着干。”

养蟾不易：辛苦与风险同行

这钱绝对是辛苦钱。“在养殖周期内，我每天很少能睡足7个小时。”苑争光说。

辛苦与风险无时不在。最初的育种，他曾一天奔波上千公里，回到家中疲惫不堪，还要连夜放种育苗，连续几天连轴转，比最忙的农时还要多出几分辛苦。

蝌蚪易养，但也要严密监测水质。他们每天都要用试纸检测池水的pH值以及氨、氮、亚硝酸盐含量。如果水坏了或漏水了，对蝌蚪就是致命之灾。

幼蟾上岸，各路“杀手”轮番袭来。养殖场里架了防鸟网，防范喜鹊、斑鸠等飞禽啄食。“斑鸠笨，进了网子飞不出去，往往被我们活捉。而喜鹊精得很，它记得从哪儿进，偷食之后原路逃窜，防不胜防。地上还要防老鼠、刺猬、野猫等，幼蟾毒性弱，在这些动物眼里都是美味。”苑争光介绍。

幼蟾长大，毒腺发育，上述动物不再打它们的主意，但蛇与黄鼠狼却毫不忌惮，照样频繁光顾。苑争光每天巡场都会遇到几条蛇，它们见灯光照来，嘶嘶吐着信子，威胁靠近者。“我直接用夹子夹住，收入袋里。我们这里的蛇没毒，也就是看着吓人。”苑争光笑着说。

黄鼠狼也是偷食高手，它们惯会

开膛破腹，避开蟾蜍皮肤上的毒腺，把蟾蜍吃得只剩一张皮，最令苑争光痛恨。为了对付黄鼠狼，他们养了一群鹅，准备晚些日子放进场里。现在绝对不敢放，因为鹅吃幼蟾也是毫不含糊。

天敌吃掉的蟾蜍数量有限，真正让苑争光头疼的，是去年端午节时暴发的一次病害。当时大量亚成蟾出现肠炎腹泻，严重的直肠脱出，很快死亡。他们赶紧请教专家，投喂药物，才保住了一批蟾蜍。“今年我们请了专家，配好了草药，相信能起作用。”吃了去年的亏，今年苑争光提前做好了准备。

去年8月底，蟾蜍长成，两个合作伙伴立即出售。苑争光觉得蟾蜍还能再长长个，坚持捂住自己那部分，又喂了半个月，直到寒露节气。结果增收了15%左右，多卖了4万多元。好巧不巧，他卖完蟾蜍，入市就进入罕见的秋雨连绵期，雨水持续了近1个月。“我卖到点子上了，既增了收，又避开了雨季打捞之苦。”苑争光很是庆幸。

蟾蜍貌丑，整天近距离与它们打交道，是不是很吓人？苑争光说不会，比起挣不到钱、无所事事，那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。他的外甥范龙博，今年21岁，在少林寺塔沟武校练了6年，后来当起武术教练，不怎么赚钱。他动员外甥养蟾蜍，小范没有太多犹豫，跟他一起干，如今也成了半个行家。

天黑了，苑争光打开养殖场里的弱光灯，引诱飞虫，让幼蟾更容易捕食。点点灯光，照亮乡村沉寂的夜。这一夜，他们仍将守在池边。